

第三回 訪青樓誓締鴛鴦

詩曰：

天津橋下陽春水，天津橋上繁華子。
馬聲回合青雲外，人影搖動綠波裏。
綠波清迴玉為砂，青雲離披錦作霞。
可憐楊柳傷心樹，可憐桃李斷腸花。
此日遨遊邀美女，此時歌舞宿娼家。
娼家美女鬱金香，飛去飛來公子觴。
的的朱簾白日映，娥娥玉顏紅粉妝。
花際徘徊雙蛺蝶，池邊顧步兩鴛鴦。
傾國傾城漢武帝，為雲為雨楚襄王。
古來容光人所羨，況復今日遙相見。
願作輕羅著細腰，願為明鏡分嬌面。
與君相向轉相親，與君雙栖共一身。
願作貞松千歲古，誰論芳槿一朝新。
百年同謝西山日，千秋萬古兆邛塵。

——右《公子行》

話說陸希雲置酒妓館，適邀同盟諸子，故特致柬訂期，錢生即寫回書，付與來人去訖。畢竟是少年心性，見說是個絕色佳人，便不覺手舞足蹈，巴不得即時會面。到了次日，清早起來，假託文會之期，先向夫人道：「昨承陸希雲遣人相報，今日同社諸子，訂在虎丘會文，晚間公分備酒，即於山房借榻，故特向母親說知。」魏夫人信以為然，略不阻卻。到得飯後，陸希雲又遣僕立等。只見錢生換了一套新鮮衣服，頭戴唐巾，足穿朱履，飄飄然好一個少年英俊，不類何郎閑雅，勝如張緒風流。隨即叫了紫蕭跟去。正是：

未為折桂客，先作探花郎。

卻說那妓女，原不是倚門獻笑、塗脂抹粉的一流，姓趙，名素馨，字曰友梅，鴛母叫做趙月兒，原是廣陵角妓，因犯了一件沒頭官事，所以攜家徙避蘇州。這趙友梅年方二八，巧慧絕倫，言不盡嫋娜娉婷，真乃是天姿國色。既嫻琴畫，又善詩詞，時人往往以薛濤相比。然在平康中較論，則友梅固是濤之流亞。若友梅心厭綺羅，性甘淡泊，譬如蓮花，雖出於淤泥而塵埃不染，則又非薛濤之所能及也。自到姑蘇未及二月，只見車馬紛囂，其門如市，然都是膏粱俗質，紈褲庸姿。每每嘆道：「向聞姑蘇名郡，有多少纔人賢士，乃今所見，不及所聞，豈以妾之命薄，故不能一遇歟？何為有纔有貌、高情脫俗者竟寥寥也？」蓋其心惟欲覓一意中人，以終身相託。

不料事有湊巧，恰值陸希雲作東以延社友，當日希雲先至其家，友梅道：「今日陸兄廣陳珍饈，所延的想必是知心契友，但不知佳客為誰？」希雲即以崔李二子對。友梅道：「僅此二客已乎？」希雲曰：「更有一佳士，乃我同窗盟友，纔如班、賈，貌似潘、韓，甚不欲令友梅得見，然業已邀之矣。俟其來，當令子魂醉耳。」友梅掩口而笑道：「是何等兒郎，即能令子魂醉那？第不知貴社中，有個錢十一郎否？」希雲道：「卿何此之問？」友梅道：「數日前，有錢君的業師鄭心如者，偶在席間道及當今時髦年少風流，惟有錢中丞之子。妾因而問其名字，並索其平日所作詩稿，蒙鄭君錄以見示。日來妾細味其詩，藻艷可擬梁隋，高曠不減李杜，觀其詩，足以相見其人，故爾問及。」希雲道：「我所云佳士者，即十一郎也，不料卿亦如此羨想。然則今日之酒，竟為友梅而設。」友梅聞言，不覺嫣然一笑，喜形於面。遂重臨鸞鏡，梳刷雲鬢。上身換了一領藕色花藕紗衫，內襯著大紅繡襖，下著一條鴛繡羅裙，裙底下露出那窄窄的一雲兒紅繡鞋。真個是天生麗質、絕世蛾眉，又立時焚了一爐好香，將泉水烹茶以俟。未幾，只見紫蕭進來報說：「相公已到了。」希雲即與友梅下階迎接。進入客座，生向希雲謝道：「前饗貴廚，令人齒頰皆香。日昨復承華翰相招，感渥至矣，愧無一瓣為荅。」希雲笑道：「今日一觴，聊當胡麻飯，引入劉郎，以會仙子。」便指錢生，向著友梅道：「此即卿所想念錢十一郎也。前日因詩而想人，今日見其人，又當想其詩矣。」友梅秋波一轉，以袖掩口而笑。錢生道：「初次幸逢，尚未曾詢及芳卿姓字，又何從得見鄙人拙句？」友梅微啟朱脣，低低答道：「乃尊師鄭心如錄以見示。」言畢，即以陽羨茶，斟滿一盞，雙手奉與錢生，而雙目注視面上。錢生反覺羞慙，不能正看，惟時時偷眼而覷。兩人在座，恍若玉樹瓊枝，光彩相映。少頃，延入側邊一室，只見明窗淨幾，瀟灑絕塵，中間掛唐六如美人圖一幅，幾上放金錢草一盆，博山內焚沉水之香，畫屏前置菱花之鏡，錦瑟在床，玉蕭掛壁，以至文房器具，靡不珍美。看玩未周，友梅即以素縑索詩，錢生不加思索，援筆即書。詩曰：

鴛繡綉裙八幅裁，香風飄起盡簾開。

趙家真個逢飛燕，疑是昭陽殿裏來。

友梅道：「君詩纔敏捷如此，真名下無虛士也。只是蒲柳陋姿，忒覺揄揚太盛。」希雲亦贊賞不已。錢生乃與友梅手談，局完，友梅輸了二子。直至日中，崔子文、李若虛方到，希雲先出迎迓。子文道：「九畹兄曾來否？」希雲未及答，錢生自側邊趨出道：「恭候久矣！」友梅亦即出來。相見畢，希雲道：「二君為何來遲？」若虛道：「偶與子文有一賤事，因此仁兄雅命難方，兼以趙卿芳姿未睹，是以撥冗而來。」子文道：「自與九畹花間一晤，悠焉半月，心之耿耿，一日三秋。」若虛道：「兩次造謁，聞者皆以他往為辭。弟因書鳳於門，子亦見否？」錢生亦戲道：「若佳客至，弟即倒屣，如李若虛，正當閉門不納耳。」子文熟視友梅道：「久仰芳容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友梅道：「到蘇雖久，不意吳中之美獨有崔君。」

正閑敘間，侍兒芳英以松蘿茶捧至。錢生正值口渴，一吸而干，友梅即以手中茶分半盞與生。若虛笑道：「古詩有云：『玉樓曾記聞香處，分得佳人半盞茶。』今日睹之矣。」友梅道：「文因病渴，玉川七碗，水厄之多，文士皆然。」言畢，二人相視而笑。

入，視之，乃清士中善吹簫的賈文華也。希雲道：「老賈一來，不患寂寞矣。」文華坐未定，即談笑風生，引得滿座捧腹。時已過午，餚果俱齊，於是幾筵肆設，行令擲色，酒政肅然。已而令至賈文華，文華道：「今日相知在座，勝友如雲，何敢以俗令相混，貽諸君之一笑哉？僕吹簫人也，只索趙娘唱一套新時妙曲，請以薄技相助。」希雲道：「文華之言雖善，然必須行過一令，方敢請教妙音。」此日友梅因九畹在席，加以崔李數子，俱是風流人物，遂不推辭，唱出時曲《春閨怨》一套。賈文華便嗚嗚的吹簫相和。那友梅唱道：

〔步步嬌〕門掩梨花，燕子重來了，鸞鏡空留匣，春山久不描。羅袂生寒，曉風清峭，怨別已魂銷。恨啼鴛，偏向紗窗鬧。

〔五供卷〕鱗稀雁少，欲寄回文，水遠山遙。淒爾琴瑟韻，拆散風鸞交。想你凌雲雖賦，怎便得錦衣榮耀。只怕憔悴潘安鬢，空題司馬橋。潦倒風塵，悶縈懷抱。

〔江兒水〕你那裏得失渾難測，我這裏深閨閉寂寥。全不記別時頻囑歸須早，到如今幾載無消耗。鳳城何處長安道，遍把欄杆倚靠。目斷天涯，只見萋萋芳草。

〔川撥棹〕從春到，萬千愁，只自曉。最難禁永晝消宵，最牽懷柳嫩花嬌。撇瑤琴，爐香懶燒。只落得濕羅衫珠淚拋，濕羅衫珠淚拋。

〔錦衣香〕靜幽幽簾攏悄，急剪剪風纏繞。這幾時裙帶頻鬆，只為腰圍瘦小。玉容拚得為君憔悴，還愁薄倖別戀紅綃。向歌樓舞館，只把那金釵買歡笑。因此怎歸期，野花雖好，也須念操持井臼，怎便把糟糠撇掉。

〔漿水令〕一聲聲花邊啼鳥，一絲絲煙拖柳梢。雙雙蛺蝶自相邀，可憐春色，虛度昏朝。空悵快，歸信杳，那知辜負人年少。白頭詠，白頭詠，朱弦斷了。悔當日，悔當日，不阻征軺。

〔尾聲〕紅顏薄命，休把春風惱。要相會，除非夢裏招，直待歸鞍怨始消。

友梅唱得詞句既清，音律又正，每一字幾盡一刻，其聲之杳渺淒婉，真能繞梁而過行雲。及唱畢，聲音嫋嫋，猶不絕如縷，合座聞之，無不莞然頤解，而贊其妙。若虛道：「曲亦備盡閨中怨念之懷，即唐詩所謂『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』之意。」子文道：「填詞雅麗，非俗筆所能，殆納山、怕虎之流歟？」友梅道：「非也，此乃金陵范公闈然所作。」錢生道：「范公乃敝年伯，今方蒞任開封，雖嫻於詞曲，芳卿何自而得之？」友梅道：「范公與斐司馬有隙，被司馬劾以政苛於虎，不協輿情，去秋即已解綬而歸。嘗過維揚，授妾以新曲十套，此乃十套之一也。」

錢生無然道：「范公為人正直清廉，到官只此琴鶴相隨，頗有政績，奈何中以苛猛，公論竟安在哉？」子文道：「閩老猶可，若近日，周老師蓼洲被逮，更覺駭聞。」希雲見二子談起朝政，遂以巨觴罰酒。錢生舉杯飲盡道：「仁兄見罰，敬如命矣。但聞友梅頗多佳制，願再飲一卮，以乞妙音。」賈文華道：「錢相公之言，最為有理，趙娘幸弗以珠玉而有吝色。」友梅道：「妾於早春偶制得《黃鶯兒》一闕，尚不見哂，願歌以佐觴。眾道：「洗耳！」友梅乃唱道：

〔黃鶯兒〕草未入簾青，嫁東風碧草新，一分春色三分恨。羅衣淚溼，蛾眉翠、顰幽心，只許梅花問，欲銷魂。蕭蕭疏竹，窗外已黃昏。

友梅唱畢，一座莫不稱佳。錢生道：「詞意蘊藉，字字清新，真所謂咳唾隨風，無非珠玉。」時近黃昏，崔、李為著路遠，起身先別。希雲挽留不住，送至門首。崔子文附耳而謂希雲道：「九畹兄年少風流，此煙花地，勿宜留之久坐，以或其情，倘暮夜不能入城，兄當留歸一宿。」希雲道：「遵教極是。」遂一拱而別。錢生與友梅雖亦送出，然因並肩私語，及門而止。賈文華是個伶俐的人，即遠遠立在一邊，但聞友梅道：「今夕之會，信非偶然。雖曰牆花，願言栖鳳。」錢生點頭惟惟，及見希雲進來，遂各就坐。此時賓主只剩四人，無非談鋒相接，酒兵對壘。

飲至更餘，希雲已是醺醺沉醉，甚欲與生同歸。然看錢生意不在酒，而有戀戀之色，但誦詩云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粲者。」又見友梅屢屢以目送生，眷顧甚濃，亦哦詩以答生道：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」賈文華已會二人之意，乃謂希雲道：「今夕才子佳人，恰當為匹，想陸相公必然回宅，小子亦即告辭，容俟明晨，再當會面。」希雲不得已，遂與文華向生作別。

錢生欣然獨留，即令撤席，又命紫蕭寢於外室，攜了友梅的手，同入臥房。但聞蘭麝之香，襲於衣襟，至其床慢衾裯，俱是錦緞。生乃除去巾幘，卸下外衣，抱友梅置於膝上，越看其容，越覺美艷。撫其胸腹，柔滑如脂，肌膚潔白，瑩然如玉，不覺神情搖搖，恍若游瓊臺而睹仙子。於是解含羞之扣，吹帶笑之燈，以至雲鬢橫飛，星眸慵展，款款接脣，而玉腕輕挽；匆匆失笑，而香汗如珠，兩情浹合，非寸穎所能摹寫也。既而夜分，錢生摟著友梅，問道：「觀子語言態度，頗有良家風範，胡為失身平康？抑趙媼親生者耶？」友梅泣道：「奴本良家子，姓宋，名喚雲兒，父為仇家所陷，斃於獄中，母氏驚憂，亦相繼而殞。妾時始年十歲，被惡叔騙賣，以致墮落火坑，含污忍垢，迄今六載矣。妾每蓄從良之念，奈未獲其人，即使裙布荆釵，心之所願。若夫迎新送故，以歌舞取憐，則雖衣羅紈、味珍羞，非妾之素懷也。」言訖，淚如雨下，繡衾盡濕。錢生再三撫慰。友梅道：「妾觀郎君，不特豐容秀韶，抑且纔情兼備，真妾向來所夢寐者。非不諒煙花賤質，不足以配君子，然願得為小星，承侍巾櫛。朝來一見，便懷此意，因陸君等在座，未敢唐突。頃蒙問及，輒敢剖臆披衷。又未卜郎君雅旨以為何如？」錢生道：「辱卿厚愛，豈不知感，即以子為正室，予所願也。其如卿是籠中之翼，我則堂有慈親，恐事多間阻，則如之何？」友梅道：「此亦不足為慮，惟在君子一言許可，使妾無主風花，忽因春而有主，則雖仍鎖籠中，而此心有屬，便不如飄飄柳絮，浪逐東西耳。郎君奉命萱堂，而依依膝下，再謀婉轉其垂慈，妾雖耳康被陷，而世不乏昆侖，不妨留心細訪，豈在一時？」錢生道：「卿既欲作遠圖，予當熟思長策，若卿願嫁，我願娶，諒有同心不待言矣。」友梅聽了大喜道：「蒙君訂盟，則妾此身已為君之身。若遭坎坷，不得相從，情甘一死以報君，決不改移。」二人說得情親，百般偎倚。這一夜真是歡娛恨短，說不盡枕上深衷。正是：

只睹蛾眉已可憐，又加情態苦纏綿。

縱教鐵石難張主，何況郎君正少年。

錢生與友梅溫存了一夜，到次日起來，猶依依不舍。錢生恐母親查訪，只得硬著心腸別了回家。纔到家，李若虛恐他留連妓館，就來訪問。錢生接著，遂將友梅待他情意甚厚，並說再三立誓要嫁他一事，因求計於若虛。若虛輒然道：「兄乃閩閩門楣，豈患無名族閩秀？況春秋正富，急須努力芸窗，以取青雲事業，何得留意狎邪，而墮其邁往之志哉？且吾聞剪髮誓盟，乃娼家哄人之局套，子亦何愚，而墮其術中耶？時在盟契，輒敢諤諤正言，吾見其熟思之。」錢生默然不應，李若虛亦即起身別去。

正在悶悶不悅，忽見錢貞傳進一緘，接來視之，乃友梅所寄之書也，因即悄悄拆觀，其書曰：

妾薄命，早失怙恃，以致變生骨肉，誤陷風塵。蓮性徒芳，素絲已染。雖紫塞之泣胡笳，猶不足以喻其玷辱。是以進前勸酒，何夕非悲。月下徵歌，有聲皆恨。哀箏篋春夜，掩紈扇於秋風。於茲六載矣。所悵者，無價之寶易來，而有心之郎難獲。歲月空淹，鉛華欲退。雖質等山雞，曷敢栖栖以覓鳳？然身非柳絮，烏能汎汎以隨風？

日者仙馭惠臨，洵乃天作之合，願倅陪歡於杯酒，夢枕於陽臺。後承佳公子錫之盟言，訂以姻好，使章臺之柳，足保長條；而合浦之珠，不愁群採。妄之鄙願，足矣，畢矣！

但楚煙猶虛，洛川仍迴。我心匪石，決不琵琶之別抱。話言在耳，尚祈曠日之無違。惟是數日以來，便覺相思填臆，心搖而若失，意怏怏以如痴，願安得即睹耿光，以慰其離緒乎？數行如晤，聊奏微忱，一絕附呈，統希清照：

無限傷心豈為春，玉容消瘦只因君。

才郎不信相思苦，請驗裙腰透幾分。

錢生覽畢，即喚來人，密語之道：「本欲即寫回書，因為心緒不寧，且待明日，自令小價持奉，煩為我轉致趙娘，不必憂慮，只在早晚，當圖面會。外酒銀三錢，聊代一飯。」來人不勝歡喜，再三致謝而去。錢生再將來書，仔細看玩。只見紫蕭進來報說：「鄭相公在外。」急忙趨迎，鄭心如已踱到廳上，遂請入書房坐定。那鄭心如滿面堆笑，即問道：「賢弟近來功課如何？今日可能少暇否？」錢生不待話完，即將到趙友梅家飲酒停宿，細細的述了一番。又將寄來的書，雙手遞與心如。心如接來，從頭至尾，朗誦了一遍，便滿口贊賞道：「妙甚！妙甚！我前日原對賢弟說，此女纔色雙全，今看了這一封書，他的才情，也不在蘇小、關盼之下。自古道『千金買一笑』，又道是『不惜傾人城，佳人難再得』。今賢弟所不足者，非財也，何不再去盤桓幾時，然後慢慢的見機而動，謀為側室？」錢生道：「不肖正有此意，惟恐老母罪責，是以躊躇未決。」心如道：「賢弟枉叫聰明，這樣小事，便不能籌畫。若以鄙意揆之，易如反掌。」錢生欣然問道：「先生計將安出？」鄭心如便如此如此，說出幾句話來。有分教，歡喜場中，幾惹出滅身之禍。要知其詳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